皇極經世觀物外篇釋義

皇極經世觀物外篇釋義卷之四

守愚子余本註

觀物外篇四

唯人兼乎萬物而為萬物之靈如禽獸之声以其類而各能得其一無所不能者人也推之他事亦莫不然唯人得天地日月之交用他類則不能也人之生真可謂之貴矣天地與其貴而不自貴是悖天地之理不祥莫大焉

觀下文數章人之貴可見矣

天有四時地有四方人有四支是以指節可以觀天掌文可以察地天地之理具乎指掌矣可不貴之哉

吳氏澄曰指節十二合之二十四有天之象焉當準文後言同前下

山峙川流有地之法焉

人之四支各有脉也一脉三部一部三候以應天數也

一脉有寸關尺爲三部三部各有浮中沉爲九候天數九也故曰應天數此李氏補註本王叔和脉訣而言今按素問三部九候論則不如此　四支手足也莫不有脉脉之動處雖不同然其所以爲脉則同一脉也故曰一脉非曰四支每一脉之中皆有三部九候也素問曰岐伯曰天地之至數始於一終於九焉一者天二者地三者人因而三之三三者九以應九野故人有三

部部有三候以决死生以處百病以調虛实而除邪疾 所謂三部者謂身之上中下部非謂寸關尺也 帝曰何謂三部岐伯曰有下部有中部有上部部各有三候三候者有天有地有人也必指而導之乃以為真上部天兩額之動脉 在額兩傍動應於手足少陽脉氣所行也 上部地兩頰之動脉 在鼻孔下兩傍近於巨髎之分動應於手足陽明脉氣之所行 上部人耳前之動脉 在耳前陷者中動應於手手少陽脉氣之所行也 中部天手太陰也 謂肺脉也在掌後寸口中是謂經渠動應於手 中部地手陽明也 謂大腸脉也 在手大指次指岐骨間合骨之分動應

於手也中部人手少陰也謂心脉也在掌後鋭骨之端神門之分動應於手也下部天足厥陰也謂肝脉也在毛際外羊矢下一寸半陷中五里之分卧而取之動應於手也女子取太衝在足大指本刀後二寸陷中是下部地足少陰也謂腎脉也在足內踝後跟骨上陷中大谿之分動應於手下部人足太陰也謂脾脉也在魚腹上越筋間直五里下箕門之分寛鞏足單衣沉取乃得之而動應於手也候胃氣者當取足跗之上衝陽之分穴中脉動乃應手也故下部之天以候肝地以候腎人以候脾胃之氣帝曰中部之候柰何岐伯曰亦有天亦有地亦有人天

以候肺地以候胷中之氣經云腸胃同候故以候胷中也人以
候心帝曰上部何以候之岐伯曰亦有天亦有地亦有人天以
候頭角之氣地以候口齒之氣人以候耳目之氣三部者各有
天各有地各有人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
則為九九分為九野九野為九藏以是故應天之至數故神藏
五形藏四合為九藏所謂神藏者肝藏魂心藏神脾藏意肺藏
魄腎藏志也所謂形藏四者一頭角二耳目三口齒四胷中也

五藏已敗其色必夭夭必死矣

身地也本守靜所以能動者氣血使之然也

補註曰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而生身形屬也故静氣血屬天故動盖氣以血行血隨氣轉目得血而能視耳得血而能聽手得血而能持足得血而能運按醫書血為榮氣為衛六臟六腑皆有血而統之於肝六臟六腑皆有氣而統之於肺此在內者也氣血由六腑而行於六陽經由六臟而行於六陰經血常在內謂之榮所以榮於內者也氣常在外謂之衛所以衛於外者也經溢而入于絡絡溢而入于奇經入脉如水之周流于身有自上至下者有自下至上者有自左至右者有自右至左者此在外者也

水在人之身為血土在人之身為肉

補註曰水猶人身之血土猶人身之肉水滋則土潤血養則肉肥愚按觀後章坤為血艮為肉可見其意矣

陽中陽日也陽中陰月也陰中陽星也陰中陰辰也柔中柔水也柔中剛火也剛中柔土也剛中剛石也夫四象在錯綜而用之日月天之陰陽水火地之陰陽星辰天之剛柔土石地之剛柔

衍義曰天有四象地有四象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故日為陽中陽月為陽中陰星為陰中陽辰為陰中陰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故水為柔中柔火為柔中剛土為剛中柔石為剛中剛此本象

也若錯綜而用之則天亦有剛柔地亦有陰陽日爲陽月爲陰星爲剛辰爲柔天有地也水爲陰火爲陽土爲柔石爲剛地有天也先天八卦乾爲日兌爲月離爲星震爲辰巽爲石坎爲土艮爲火坤爲水者本象也又以乾爲日兌爲星離爲月震爲辰巽爲石坎爲火艮爲土坤爲水者變象也取星之陽爲剛以應兌則震之辰爲柔矣取火之剛爲陽以應坎則坤之水爲陰矣本象者天地之用一而二也錯綜者人物之用二而四也天地交而生人物故也

日爲心月爲膽星爲脾辰爲腎藏也石爲肺土爲肝火爲胃水爲

膀胱府也

此以藏府配先天圖八卦也心藏神脾藏魂神與魂皆陽也故心屬日脾屬星曰心與脾同陽者以此也腎藏精膽藏魄精魄皆陰也故腎屬辰膽屬月曰膽與腎同陰者以此也四府之分配剛陽柔陰則是以四藏同類而分心肺一類也脾胃一類也膽肝一類也腎與膀胱一類也

天地並行則藏府配四藏天也四府地也

藏者天行也府者地行也天地並行則配為八卦

按素問藏為陰府為陽學則以藏配天以府配地理一也而

乃反之不同者何也岐伯曰平旦至日中天之陽陽中之陽也日中至黃昏天之陽陽中之陰也合夜至雞鳴天之陰陰中之陰也雞鳴至平旦天之陰陰中之陽也故人亦應之夫言人之陰陽則外為陽內為陰言人身之陰陽則背為陽腹為陰言人身之藏府中陰陽則藏者為陰府者為陽肝心脾肺腎五藏皆為陰膽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六府皆為陽所以欲知陰中之陽陽中之陰者何也為冬病在陰夏病在陽春病在陰秋病在陽皆視其所在為施鍼石也故背為陽陽中之陽心也背為陰陽中之陰肺也腹為陰陰中之陰腎也腹為陰陰中之陽肝也

腹為陰陰中之至陰脾此此皆陰陽表裏內外雌雄相輸應也故以應天之陰陽也黄帝曰願聞三陰三陽之離合也岐伯曰聖人南面而立前曰廣明後曰太衝人身中心藏在南故謂前曰廣明衝脉在北腎脉與衝脉合而盛大故謂後曰太衝太衝之地名曰少陰少陰之上名曰太陽腎藏為陰膀胱府為陽陰氣在下陽氣在上此一合之經氣也靈樞經曰足少陰之脉者腎脉也起於小指之下斜趣足心足太陽之衝脉者膀胱脉也循京骨至小指外側由此故少陰之上名太陽也太陽根起於至陰結於命門名曰陰中之陽至陰穴名在足小指外側命門

若藏精光照之所則兩目也太陽之脉起于目而下至于足故根於指端結於目也 中身而上名曰廣明廣明之下名曰太陰 心廣明藏下則太陰脾藏也 太陰之前名曰陽明 胃為陽明脉行在脾脉之前脾為太陰脉行於胃脉之後灵樞経曰足太陰之脉者脾脉也起于大指之端循指内側白肉際過核骨後上内踝前廉上腨内循胻骨之後足陽明之脉者胃脉也下膝三寸而别以下入中指外間故太陰之前名陽明也 陽明根起於厲兑名曰陰中之陽 厲兑穴名在足大指次指之端 厥陰之表名曰少陽 膽少陽脉行肝脉之分外肝厥陰脉行膽脉之位内

灵樞經曰足厥陰脉起於足大指聚毛之際上循足跗上廉足少陽脉循足跗上出小指次指之端則厥陰之表名少陽也少陽根起于少陰名曰陰中之少陽是故三陽之離合也太陽為開陽明為闔少陽為樞三經者不得相失也搏而勿浮命曰一陽帝曰願聞三陰岐伯曰外者為陽内者為陰然則中為陰其衝在下名曰太陰太陰根起於隱白名曰陰中之陰太陰之後名曰少陰少陰根起於涌泉名曰陰中之少陰少陰之前名曰厥陰厥陰根起於大敦陰之絶陽名曰陰之絶陰是故三陰之離合也太陰為開厥陰為闔少陰為樞三經者不得相失也搏

而勿沉名曰一陰陰陽衝衝積傳為一周氣表形裏而為相成也觀此則藏脉行於府脉内故為陰府脉行於藏脉外故為陽此以藏府之經絡内外分陰陽也邵子則以藏以藏神神陽也故配天府以化形形陰也故配地言各有指並行不悖也

先天四象輳綜藏府配合之圖

日
心
乾陽
☰

體必交而後生故陽與剛交而生心肺陽與柔交而生肝膽柔與
與陰交而生腎與膀胱剛與陰交而生脾胃心生目膽生耳脾生
鼻腎生口肺生骨肝生肉胃生髓膀胱生血艮為肉坎為髓巽為
骨太為目中孚為鼻既濟為耳頤為口大過為肺未濟為胃小過
為肝否為膀胱

祝氏皇極斷訣陽與柔交陽作陰剛與陰交陰作陽乾離為天
之陽兌震為天之陰坤坎為地之柔艮巽為地之剛以上畫之
陰陽剛柔配四象之陰陽剛柔分大少而言也天主氣之輕清
故稱陰陽地主質之重濁故稱剛柔然總三畫而觀則乾兌俱

生於陽而兌居二則偶也重濁也為陽中陰是以兌亦可以稱剛離震俱生於陰是離亦可以稱陰而震居四則又偶也重濁也是震亦可以称柔兌離二卦陰陽互用星月互居也坤艮俱生於柔坎巽俱生於剛以既濟陰陽圖言則逆數之坤為一艮為二坎為三巽為四坤坎之數奇屬輕清為陽艮巽之數偶屬重濁為柔剛則又坤為陰艮為柔坎為陽巽為剛也艮坎二卦剛柔互用火土亦互居也陽與剛交者乾與巽交也陰與柔交者离與艮交也柔與陰交者震與坤交也剛與陽交者兌與坎交也心膽腎脾藏也藏屬陽故生目耳鼻口皆在手心膽脾腎既

屬陽其生也屬一一亦陽也為天之天故以乾兌離震四純卦象之上下皆天卦也目鼻耳口在前亦屬陽為心膽脾腎所生其生也屬二二陰也為天之地故乾加坤為泰兌加巽為中孚離加坎為既濟震加艮為頤皆下天而上地也肺肝胃膀胱府也府屬陰故生骨肉髓血皆在身肺肝胃膀胱雖屬陰其生也屬一一陽也為地之天故巽加兌為大過坎加離為未濟艮加震為小過坤加乾為否皆下地而上天也骨肉髓血亦屬陰為肺肝胃膀胱所生其生也屬二二亦陰也為地之地故以巽艮坎坤四純卦象之上下皆地卦也乾坤離坎以四正相對而互

用兑巽震艮以四易及觀而互用此條所說與素問多不同未詳孰是今姑依此解之以俟知者

天地有八象人有十六象何也合天地而生人合父母而生子故有十六象也

補註曰此申上章卦象之意盖父之氣即天之氣母之氣即地之氣天地一大父母也父母一小天地也合天地而生人謂天地初生人之時所謂氣化者也合父母而生子謂天地既生人之後所謂形化者也八象乾兑離震坤艮坎巽十六象并泰中孚既濟頤大過未濟小過否而言也愚按形化雖出自父母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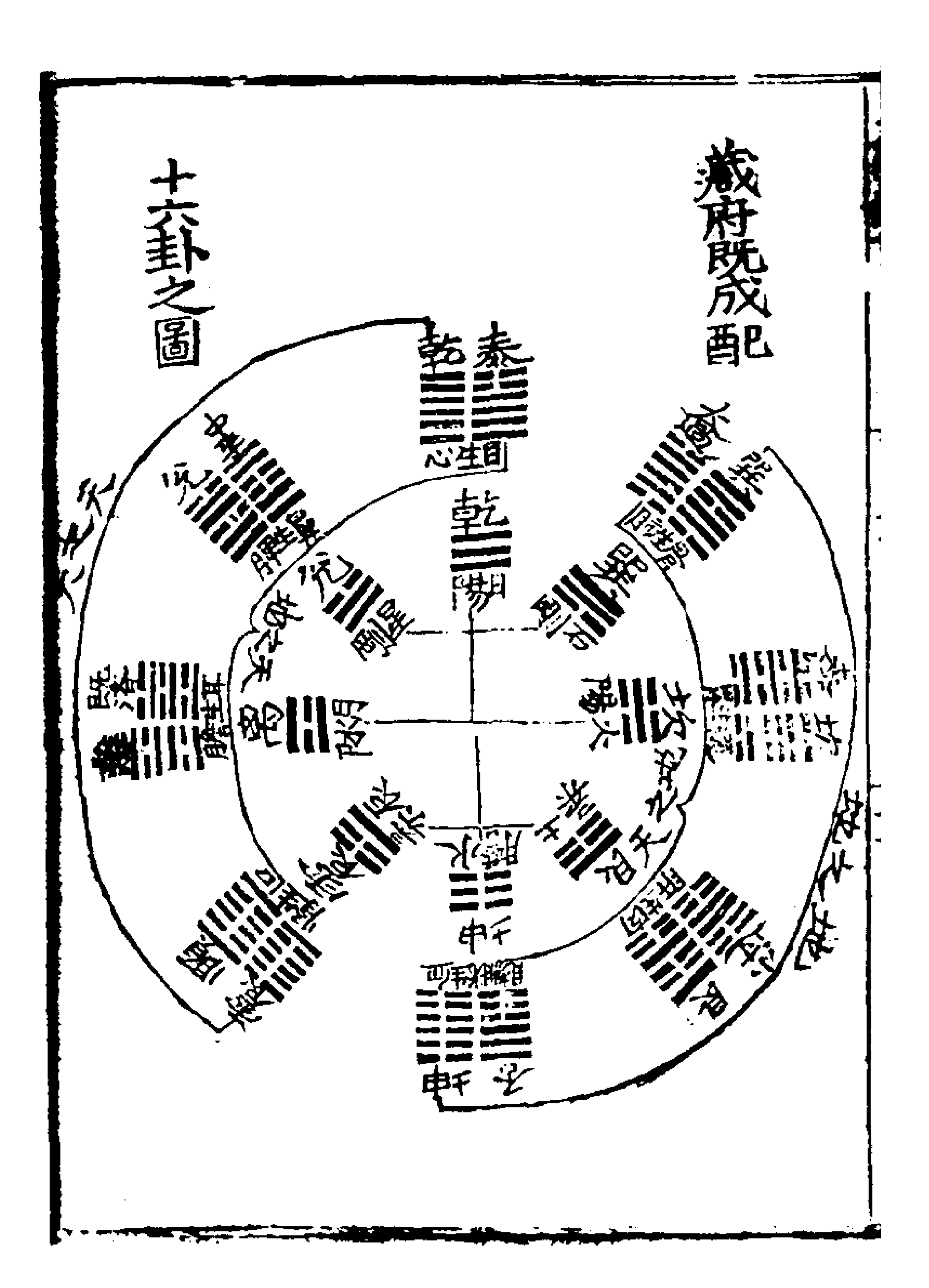
実主之天地父母之氣即天地之氣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

天地之塞吾其体豈獨氣化之始而後謂之合天地而生人我

藏府初生次序本八卦圖

- 巽 剛 石 肺
- 陽與剛交而生心肺
- 乾 陽 日 心
- 坎 陽 火 胃
- 剛與陽交而生脾胃
- 兌 剛 星 脾
- 艮 柔 土 肝
- 陰與柔交而生膽肝
- 離 陰 月 膽
- 坤 陰 水 膀胱
- 柔與陰交而生腎膀胱
- 震 柔 辰 腎

祝氏子涇曰觀此四節天以序立於左地以序立於右自上而下心肺脾胃膽肝腎膀胱亦人藏府之序自上而下之次也



藏府既成配
十六卦之圖
泰
乾
乾
坤

十六卦之象本只以其八卦陰陽相對而用之而義理自然皆合如心火也火即目也故乾為心心之神發于目心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故曰心生目乾加坤為泰目之象也火之發而得水以濟之則瞳斯有光也脾以藏魂陽也故兑剛為脾脾生鼻者脾屬土土能生金鼻肺之竅金也故魂盛則氣強而鼻息不滯卦為中孚者蓋巽兑合体為中孚兑為金巽為石石亦金也膽以藏魄陰也故離陰為膽膽生耳者膽與肝合屬木木能生火耳心之竅火也故魄盛則血滋而耳聽必聰離為火而加之於坎於地之四象亦屬火況坎又自有耳之象也

故既濟為耳腎以藏精柔也故震柔為腎〻生口者腎之氣通于齒牙且口食物而後腎吞其精腎之精厚而口之食物斯有味其氣相通也口脾之竅屬土故震加艮為頤〻為口艮土也頤上下二陽皆虛而中口之象也大過為肺者肺金也巽與兌皆金也肺生骨者骨人之金石也故巽為骨肺氣盛則骨堅也未濟為胃者胃受物而化之由是以分入水火者也谷化為火胃生髓者胃強而能化物則精厚而骨之髓盈〻則骨強是髓者体之陽也故坎陽為髓小過為肝者肝屬木艮土生木而震木加焉肝〻象也肝生肉者肝為傳血之府肝之血不滞則

能養肉也肉人之土也艮之象也故艮為肉否為膀胱者膀胱津液之府坤水而乾金生之也膀胱生血者津液盛則血生也血人身之水也故坤為血漁樵問對曰氣形盛則魂魄盛氣形衰則魂魄亦從而衰魂隨氣而變魄隨形而止故形存則魄存形化則魂散耳目口鼻心脾膽腎之氣全謂之人心之靈曰神膽之靈曰魄脾之靈曰魂腎之靈曰精心之神發乎目則謂之視腎之精發乎耳則謂之聽脾之神發乎鼻則謂之臭膽之魄發乎口則謂之言八者俱備然後謂之人與此相發明而有不同

通變曰心乾膽離脾兌腎震藏也生目大耳既濟鼻中孚口頤
者首也肺大過肝小過胃未濟膀胱否府也生骨巽肉艮髓坎
血坤者身也藏皆屬天言性者必歸之天故生首之四象府皆
屬地言体者必歸之地故生身之四象性則本卦為藏交卦為
首体則交卦為府本卦為身本卦純天為心脾膽腎純地為血
肉髓骨地來和天為耳目鼻口性之体也天來唱地為肺肝胃
膀胱体之性也藏以本卦生交卦者天之天生天之地府以交
卦生本卦者地之天生地之地者也

又曰天無体托地以為体所以土中有水石中有火性依体以

立故地中有天天之所以神也地無用資天以爲用所以月借日光辰因星紀体隨性以彰故地上有天地之所以明也是故心膽居肺肝者性依体以立也胃與膀胱居脾腎者体資性以行也心膽居肺肝者乾離資巽艮天之陰陽資地之剛柔也胃與膀胱生脾腎者坤坎資震兌地之陰陽隨天之剛柔也天之陰陽依地之剛柔地在上者地中有天也地之陰陽隨天之柔剛地在下者地上有天也心膽肺肝天地交立而在上者造物之初也脾腎胃膀胱天地定位而在下者生物之後也然心膽托肺肝乾離托巽艮則是天之天托乎地之地胃膀胱接脾腎

坤坎賁震兌則是地之天資乎天之地乃知太極既判無物不係乎有無數不起於二故曰有地而後有二有二而後有變化聖人所以立極用中者非執一以為一乃貫三以為一也

又曰泰為目既濟為耳乾離也中孚為鼻頤為口兌震也耳目体二而用一泰既濟變而乾離不變也鼻口体一而用二鼻有呼吸二竅口有氣食二喉中孚頤不變而兌震變也

又曰泰為目坤乾也既濟為耳坎離也中孚為鼻巽兌也頤為口艮震也坤乾坎離陰陽交故耳目各二泰乾下坤上內陽外陰陽為主而陰見于外故目視之則竅而致用則凸也既濟坎

上離下內陰外陽陰為主而陽見乎外故耳視之則凸而致用則竅也巽兌艮震陰陽各一中孚兌下巽上四陽二陰陽多故著見而陰實為主故鼻視之則凸而致用則竅也頤震上艮下四陰二陽陰多故著見而陽實為主故口視之則竅而致用則凸也舌者口之用也故即口言之若細別焉則頤為口上止下動也小過為舌下止上動也舌向下則止向上則動也觀小過之象豈不類於舌乎

心居肺膽居肝何也言性者必歸之天言体者必歸之地地中有天石中有火是以心膽象之也

言言人之性体者當驗之於天地心膽神藏屬性象天与火肺

肝化府屬体象地与石

心膽之倒懸何也草木者地之本体也人與草木反生是以倒懸

也

草木之根向下則枝葉向上蓋草木本之地者也人則本之天

與草木之生相反者也故人之頭向上則心膽倒懸向下也

膽与腎同陰心與脾同陽心主目脾主鼻

素問肺主皮毛心脉脾肉肝筋腎骨上而下外而內也心血腎骨

交法也交即用也

肺長皮
心生血
脾長肉
肝生筋
腎長骨 資五藏精氣生養故曰主

補註曰人之五藏肺最在上故主皮毛皮毛最在外也心在上之下故主血脉血脉在外之内也脾在上下之間故主肉肉在内外之間也肝在下之上故主筋筋在内之外也腎最在下故主骨骨最在内也膀胱生血与腎同在下而心反主之肺生骨与心同在上而腎反主之故曰交法也王氷素問註曰肝之精氣生養筋心之精氣生養血在体為脉通行榮衛而養血也脾之精氣生養肉長復裹筋骨充其形也肺之精氣生養皮毛包藏膚腠捍其邪也腎之精氣生養骨髓端直貞幹以立身也五藏生成篇曰心之合脉也 火氣動躁脉類齊同心藏應火故合

脉也其榮色也其主腎也肺之合皮也金氣堅定皮象亦然肺藏應金故合皮也其榮毛也其主心也肝之合筋也木性曲直筋体亦然肝藏應木故合筋也其榮爪也其主肺也脾之合肉也土性柔厚肉体亦然脾藏應土故合肉也其榮脣也其主肝也腎之合骨也水性流濕精氣亦然骨通精髓故合骨也其榮髮也其主皮也是故多食鹹則脉凝泣而變色鹹益腎勝於心心不勝也多食苦則皮槁而毛拔苦益心勝於肺肺不勝也多食辛則筋急而爪枯辛益肺勝於肝肝不勝也多食酸則肉胝䐢而脣揭酸益肝勝於脾脾不勝也多食甘則骨痛而髮

落甘蓋脾勝於腎腎不勝也此五味之所傷也諸脉皆屬於目

諸髓皆屬於腦（腦為髓海）諸筋皆屬於節（骨節也）諸血皆屬於心（血居脉內）諸氣皆屬於肺人臥血歸於肝（肝藏血心行之人動則血運於諸經人靜則血歸於肝藏何者肝主血海故也）

五臟具五德也仁慈則肝寧恭敬則心寧正大則膽寧明白則腎寧忠信則脾寧寧則壽

心藏神腎藏精脾藏魂膽藏魄胃受物而化之傳氣於肺傳血於肝而傳水穀於脬腸矣

發微曰人之一身具天地鬼神之理之靈精爲形而陰魄附氣爲魂而陽神依四者都相離不得所以魂魄隨氣形而盛衰也腎北方天一水故以藏精精始化爲魄魄乃精之所自出是爲精氣之佐使而並其出入水能生木木爲之子故膽中藏魄心南方太虛火用以藏神生陽曰魂魂乃神之所自出是爲神氣之輔弼而隨其出入火能生土土爲之子故脾中藏魂人之一身精神其主而魂魄其使也精盛則魄盛惟至誠則能生精至

精則能生神誠也者皆天一所生而無僞也人能主於一而不散其精則至誠如神心能御氣不能主一而散其精則心爲形役豈徒沒世而無聞哉其違禽獸不遠矣人之生也精神魂魄性之用也血氣水穀形之用也惟内外交相養則精神強而魂魄盛性者受之於天必有藏焉心者神所藏腎者精所藏素問註曰五臟六府精氣淫溢而滲灌於腎腎藏乃受而藏之又曰五藏各有精隨用而灌注於腎腎乃都會關司之所非腎一藏獨有精也脾者魂所藏膽者魄所藏統其藏者心也故能發見於聲臭言視之間而不違其則者所以靈也形者資於地必有

府焉府所以流傳变化其形之用使不滞也故曰化府脾為淳氣之府肝為傳血之府胃為化水穀之府又為之脬腸以流其査滓濁穢故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豈若異端者之言魂魄哉補註曰人之飲食入口由胃管入于胃中其滋味入五藏其質入于小腸乃化之則入于大腸始分別清濁査滓濁者結於廣腸津液清者入於膀胱膀胱乃津液之府也至膀胱又分清濁濁者入於溺中其清者入於膽膽引入於脾脾散於五藏為涎為唾為涕為淚為汗其滋味滲入五藏乃成五汁五曰同歸於脾脾和乃化血行於五藏六府而統之於肝脾不和乃化為痰血

生氣於五藏六府而統之於肺氣血化精統之於腎精生神統之於心精藏二腎之間謂之命門神藏心之中竅為人之元氣從肺管中出為鼻呼吸五藏別論曰所謂五藏者藏精神而不寫也寫輸瀉也故滿而不能實六府者傳化物而不藏故實而不能滿也

神者人之主將寐在脾無寐在腎將寤在膽又言在肝正寤在心

神藏於陰則寐行於陽則寤心膽在上陽也脾腎在下陰也

天之神棲乎日人之神發乎目人之神寤則棲心寐則棲腎所以象天此晝夜之道也

發微曰午則日隨天在南子則日隨天在北一日之寤寐也耳則日正在午冬則日正在子一年之寤寐也日者天之神也人之神晝在心夏也夜在腎冬也天地之大寤在夏人之神則寤于心神統于心氣統于腎形統于目形氣交而神主乎其中三才之道也

補註曰人在胞胎時先生頭而後生身故形統於首天之象也人身之氣皆自下升上故氣統於腎地之象也人之知覺皆統於心人之象也愚按氣以運形形以攝氣形氣交相資以爲司

而神則主乎其中所以乘氣而役其形者也

口目横而鼻耳縱何也體必交也故動者宜縱而反横植者宜横而反縱皆交也

横為陰縱為陽動為陽靜為陰動者横靜者縱則是陰陽相反故曰交也人動類宜横而形又縱者此又以動物而兼植物之氣交而又交也

目凸而耳鼻竅者受臭嗅氣物或不能閉之凸者視色則萬物則能閉之也四者雖系于一而各備其四矣

口凸者中有舌也受臭當作受声

鼻之氣目見之口之言耳聞之以類應也

膽與腎同陰心與脾同陽故其所生者各以類應也

氣形盛則魂魄盛氣形衰則魂魄亦從而衰矣魂隨氣而變魄隨形而止故形在則魄存形化則魄散

發微曰精為形而陰魄附氣為魂而陽神依四者都相離不得所以魂魄隨氣形而盛衰也形變則陽魂離去魄化則陰形拷離所以先王以灰滅為極刑而於人之死也則卜宅非以安鬼之又曰子產謂人生始化曰魄魄內自有陽氣氣之神曰魂魂魄神靈之名初生時耳目手足運動此魄之靈也及其精神性

識漸有知覺此則氣之神也蓋魂陽屬天以魄陰屬水天一生水陰陽始交魄既生暖者為魂先有魄而後有魂魂常為主為幹淮南子曰天氣為魂陽也地氣為魄陰神也樂祁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魄屬形體魂屬精神精又是魄魄是精之神神又是魂魂是氣之神朱子謂魂神而魄靈魂陽而魄陰魂動而魄[illegible]生則魂在於魄而魄檢其魂死則魂遊散而歸于天魄淪墜而歸于地運行動作底是魂不運用動作底是魄魄盛則耳目聰明能記憶老人目昏耳聵記事不得者魄衰也魂熱而魄冷能以魂守魄則魂有所守而亦靜魄以魂而亦有生意魂熱生湏

魄冷生騃惟二者不相離故陽不燥陰不滯而得其和矣不然魂愈動魄愈靜魂愈熱魄愈冷二者不得其和而死矣又曰人生時魂魄相交死則各相離去魄固有形像在裏面如水晶相似所以發出來為耳目之精明月黑暈是魄其光是魂如香燒出汁子來是魄那成煙後香底是魂魂是魄之光燄魄是魂之根底火是魂鏡是魄燈有光燄物來便燒鏡雖照見却在裏面火日外景金水內景火日是魂金水是魄人之眼光是魄耳亦體耳何以為魄曰能聽者便是魄陰主受藏故魄能記憶在內陽主運用故魂能發用出來二物本不相離精聚則魄聚氣聚

則魂聚是為人物之體至於精竭魄降則氣散魂遊而無所知矣

氣變而形化。

人得中和之氣。則剛柔均。陽多則偏剛。陰多則偏柔。

氣則養性。性則乘氣。故氣存則性存。性動則氣動也。

神無方。而性藏質。

神即性。其理本一也。但神主天地。言不著於物。性則落於體質之中矣。故曰成之者性也。

有形則有體。有性則有情。

體者形之分情者性之發

心性而膽情陽性而陰情性神而情鬼

素問曰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又曰十一藏取決於膽蓋膽以藏魄人之所以能作事而無所懼者全取決於膽故獨以膽對心而言性具於心情則動於氣而見之事故屬膽屬陰屬鬼

發于性則見于情發于情則見于色以類而應也

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性之在物之謂理

理窮而後知性性盡而後知命命知而後知至

人之類備乎萬物之性

人之貴蕪乎萬類自重而得其貴所以能用萬類
巳配天地謂之人唯仁者其可謂之人矣
人之神則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地可不慎哉
人之精神貴藏而用之苟衒於外雖有不敗者如利刃物來則劇
之若恃刃之利而求割乎物則刃與俱傷矣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不精義不能入神則不能致用也
無思無為者神妙致一之地也所謂一以貫之聖人以此洗心退
藏於密
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也

人心當如止水則定定則靜靜則明

任我則情情則蔽蔽則昏矣因物則性性則神神則明矣

性具于心純乎理也情雖由性而發既發則雜之于氣氣有所拘善惡攸分矣故任我之私者為情因物之理者為性

以物觀物性也以我觀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公而暗

性者萬物之一原故以物觀物為性

誠者主性之具無端無方者也

資性得之天也學問得之人也資性由內出者也學問由外入者也自誠明性也自明誠學也

天下言讀書者不少能讀書少若得天理真樂何書不可讀何堅不可破何理不可精

易始于三皇書始于二帝詩始于三王春秋始于五霸

所謂皇帝王霸非獨謂三皇五帝三王五霸而已但用無為則皇也用恩信則帝也用公正則王也用智力則霸也霸以下則夷狄夷狄以下是禽獸也

法始乎伏羲成乎堯革于三王極于五霸絕于秦萬世治亂之迹無以逃此矣

秦穆伐鄭敗而有悔過自新之言此非止霸者之事幾於王道能

悔則無過矣此聖人以録於書末也
平王名雖王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齊晉雖侯而實借王此春秋之名實也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羊名也禮實也名存而實亡猶愈於名實俱亡苟存其名安知後世無王者作是以有所待也
秦穆公有功於周能遷善改過為霸者之最晉文侯世世勤王遷平王於洛次之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又次之楚莊強大又次之宋襄公雖霸而力微也諸侯而為楚所執不足論也治春秋者不先定四國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之心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見大於四國未有過者亦未見大於四國者也故四國

者功之首罪之魁也

周襄王有太叔帶之亂出居於鄭穆公出師河上將納之由是晉文公感而起兵而周之亂定尊周室輔晉文是有功於周也

晉文侯文公之先祖伐戎定周遷平王於洛者也

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聖人先褒其功後貶其罪故罪人有功者亦必錄之不可不恕也秦人受春秋於尹師魯師魯受於穆伯長其人後復攻伯長曰春秋無褒皆是貶也由迷古曰孫復亦云春秋有貶而無褒曰春秋禮法廢君臣亂其間有能為小善者安得不進之也況五霸實有以

於天下且五霸罔不及於王不猶愈於夷狄乎安得不與之也
治春秋者不辨名實不定五霸之功過則未可言春秋先定五霸
之功過而治春秋則大意立若事末之則無緒矣
春秋為君弱臣強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
人言春秋非性命之書非也至於書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猶
三望此因魯事而貶之也聖人何容心哉無我故也豈非由性命
而發言也又云春秋皆因事而褒貶豈聖人特立私意哉人知春
秋聖人之筆削為天下之至公不知聖人之所以為公也如因牛
傷則知魯之僭郊因初獻六羽則知舊僭八佾因新作雉門則知

僭無雉門皆非聖人有意於其間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

魯之僭郊久矣宣公三年書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是則不郊者為牛傷與死也不然則郊矣郊天子之事也魯行之不為僭乎下又書曰猶三望猶者可已而不已之詞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胡氏曰三望者祭泰山河海夫天子有天下凡宇宙之內名山大川皆其所主也故得祭天而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有一國則境外之山川他人所主者而可以望乎河海非魯之封內其不得祭亦明矣隱公五年書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則前此用八佾可見矣八佾天子之禮樂也而

魯僭之春秋因事而書所以正天下之大與定公二年雉門及兩觀災書曰新作雉門及兩觀胡氏曰書新作者譏僭王事而不能革雉門象魏之門其外為庫門而皐門在庫門之外其內為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是天子之五門也僖公嘗修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而春秋不書子家駒以設兩觀為僭天子是非諸侯之制明矣夫撥亂反正者必本諸身身正者物必正春秋於僭君必書者必正之意也何氏曰御廩桓宮僖宮西宮新宮亳社災太室屋壞皆不言別葺獨雉門兩觀僭王者法度天災示變宜有所革而復大其規模故經云新作以見非正

也觀此則新作雉門者為門災也非舊無也

魯之兩觀郊天大禘皆非禮也諸侯有四時之禘以為常祭可

乎至於五年大禘不可為也

禘王者之大祭也五年一行惟天子得故之故曰禮不王不禘

周之禮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四時之祭實無有稱禘者此曰諸

侯有四時之禘以為常祭者何王制曰天子諸侯之祭春曰

禴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此蓋漢儒誤認春秋之書附會成之

耳鄭玄不察疑為夏殷之禮邵子因之遂有此言皆非也

始作兩觀始者貶之也誅其舊無也初獻六羽者初者褒之也以

矣舊僭八佾也

晉孤射姑殺陽處父春秋書晉殺其大夫陽處父上漏言也君不容則失臣故書國殺

魯文公六年書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孤射姑出奔狄公羊傳曰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孤射姑曷為出奔射姑殺也殺姑射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其漏言柰何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於朝而走胡氏安國曰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為階君

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凡書殺者在上則稱君在下則稱民在衆則稱人在微則稱盜君與臣同殺則稱國今殺處父者射姑耳君獨以漏言故如此殺焉所以為後世戒也

夫聖人之經渾然無迹如天道焉故春秋錄實事而善惡形于其中矣

春秋三傳之外陸淳啖助可以兼治

左氏公羊穀梁三傳也陸淳啖助唐人釋春秋者也程子曰春秋傳為按經為斷又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

氏實曰自漢以來三傳優劣之論何紛紛而莫之一乎要之根據國史考事跡詳此左氏之所長也然博而不知其義奢而不求其實則未免於誣矣發明書法義理頗正此公穀之可取也然以日月為義例一字為褒貶又且黜周而王魯則誣謬亦甚矣至唐趙匡啖助陸淳始辨三傳之非而專求聖經之義雖未盡善而其開示後人者其功已多

管仲用智數晚識物理大抵才力過人也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所以九合諸侯而一匡天下者皆假借仁義用智術以行之耳晚年著書二十四卷能識物理通達世務

於國事紛紜之際而乃能從容於物理之學非才力過人安能如此晁氏曰劉向所定凡九十六篇今七十篇世稱齊管仲撰杜佑自畧序曰予讀仲書見其謹法令通商賈均力役盡地力既為富強又頗以禮義廉恥化其國俗如心術白心之篇亦甞側聞正心誠意之道其能一正天下致君為五霸之盛宜矣其以沃侈聞者蓋非不知之罪在於志意易滿不能躬行而已然則其為書固筭世後之欲治者庶幾之猶可以制四夷而安中國學者何可忽哉

叔向子產晏嬰之才相等埒

叔向晉大夫子產鄭大夫晏嬰齊大夫三子皆博學而有文名

聞諸侯孔子之所取者也

季札之才近伯夷

伯夷與其弟讓國而逃孔子稱為求仁得仁季札亦吳公子之能讓國者也其父壽夢壽夢有子四長諸樊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札賢壽夢欲立之札辭乃立諸樊壽夢卒諸樊復讓於札札謝曰曹人欲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義諸樊卒餘祭立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卒不受封於延陵故號延陵季子劉向說苑曰夫不以國私身捐千乘而不恨

棄尊位而無恨可以庶幾矣胡氏曰壽夢賢季札欲立以為嗣札辭不可然後立諸樊諸樊致國於季子季子又辭而去之諸樊乃舍其子而立弟約以次傳必及季子故諸樊卒而餘祭立餘祭卒而餘末立即餘昧夷末卒則季子宜受命以安社稷成父兄之志矣乃狥匹夫之介節辭位以逃夷末之子僚僚既立諸樊之子光曰先君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爾將從先君之命歟則季子宜有國也如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僚烏得為君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曰季子辭國以生亂因其來聘而貶之

示法焉或謂子貢問於孔子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貢以先聖表賢者知其惡衛輒之爭而不為也季子辭位獨不為賢而美與乎曰叔齊之德不越伯夷孤竹舍長而立幼私意也諸樊兄弟父子無及季札之賢者其父兄所為眷眷而欲立札公心也以其私意　夷齊讓國為得仁而先聖之所賢以其公心故季子辭位為生亂而春秋之所貶苟比而同之過矣或曰世衰道微暴行交作臣簒其君者有之子簒其父者有之季子於是焉而辭位則將使聞其風者貪風廉爭夫讓而貪簒弑奪攘之禍損矣其於名教豈

有不補何異之有也曰春秋達節而不守者也昔太伯奔吳而不及季歷嗣位而不辭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亦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王僚無季歷之賢武王之聖而季子為太伯之讓豈至德乎使爭弒禍興覆師喪國其誰階之也若季子之辭位守節立名全身自牧則可矣繫諸聖王之道則過矣中庸曰道之不明不行也我知之矣季子所謂賢且智過而不得其中者也使由於季歷武王之義其肯附子臧之節而不受乎惜其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爾此仲尼於季子望之深矣之備矣

伯夷義不食周粟至餓且死止得為仁而已

伯夷、柳下惠得聖人之一端伯夷得聖人之清柳下惠得聖人之和孔子時清時和時行時止故得聖人之時

顯諸仁藏諸孔子善藏其用乎

孔子之藏用非如後世智謀之士故藏其端而不露也聖人渾融無迹而圭角不露所謂盡三才之道行無轍迹是也

聖人之難在不失仁義忠信而成事業何如則可在於絕四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合而言之則一分而言之則二合而言之則二分而言之則四始於有意成於有我有意然後有必必生於意

有固然後有我我生於固意有心必有待一云先期固不化我有已也

此言有一極兩儀四象之象也

劉絢問無爲對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此所謂無爲也

時後後言乃應變而言言不在我也

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聖人之性也苟不知而強知之非情而何失性而情則衆人矣

志於道者統而言之志者潜心之謂也德者得於已有形故可據

德主於仁故曰依

君子喻於義賢人也小人喻於利而已義利兼忘者唯聖人能之

君子畏義而有所不為小人直不為耳聖人動不踰矩何義之畏乎

誰能出不由戶戶道也未有不由道而能濟者也不由戶者開穴隙之類是也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雖多聞必擇善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識別也雖多見必有以別之

三人行亦有師焉至于友一鄉之賢天下之賢以天下為未足又

至於上論古人無以加焉

當仁不讓於師者進人之道也

有馬者借人乘之舍己以從人也

或問才難何謂也曰臨大事然後見才之難也曰何獨言才曰才者天之良質也學者所以成其才也曰古人有不由學問而能立功業者何必曰學曰周勃霍光能成大事唯其無學故未盡善也人而無學則不能燭理不能燭理則固執而不通

周勃霍光皆天資重厚者也天下大事惟重厚者能當之

人有以人之才必以剛克中剛則足以立事業處患難若用於他

又為邪惡故孔子以申棖爲焉得剛既有慾心必無剛也

仲弓可使南面可使從政也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遷怒貳過皆情也非性也不至於性命不足謂之好學

顏子不貳過孔子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也是一而不再也韓愈以為將發於心而便能絕去是過與顏子也過與是為私意焉能至於道或曰與善不亦愈於惡乎曰聖人則不如是私心過與善惡同矣

顏子與聖人未達一間者也故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顏子

當之韓子以為過發於心而便能絶去恐未為過也若曰已過於行但一而不再則失已遠矣悔已及矣烏在其幾於聖人吉之大也

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是為知易孟子之言未嘗及易其間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耳人能用易是為知易如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

瞽叟殺人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聖人雖天下之大不能易天性之愛湯放桀武王伐紂而不以為弒者若孟子言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則援

之以手權也故孔子既尊夷齊亦與湯武夷齊仁湯武義也惟湯
武則可非湯武是篡也
中庸非天降地出揆物之理度人之情行其所安是爲得矣
中庸之法自中者天也自外者人也
補註曰自然得中者所謂誠者天之道也自外而入者所謂誠
之者人之道也
老子五千言大抵皆明物理
五千言即道德經八十一篇也老子姓李氏當周時大道不行
西遊天下關令尹喜曰大道將隱乎願爲我著書於是作道德

二篇五千文夫五千文宣道德之源大無不包細無不入程子曰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末舛矣申韓蘇張皆其流之弊也又曰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氷炭其初意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却入做權詐上去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朱子曰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纔有一毫主張計較思慮之心這氣便麄了故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你在高處他只要卑下處全不與你爭他這工夫極難常見畫本老子便是這般氣象笑嘻

嗇地便是箇退步占便宜底人雖未必肖他然亦是他氣象也只是他放出無狀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又曰今觀老子書自有許多說話人如何不愛其學也要出來治天下清虛無為所謂因者君之綱事事只是因而為之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氏之效老子之學最忌他閒時似箇虛無卑弱底人莫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支梧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之學老子知易之體者也

朱子曰康節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

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廣其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

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此君子思不出其其言素位而行之意也

莊子齊物未免乎較量較量則爭爭則不平不平則不和

齊物莊子書篇名或問齊物論如何程子曰莊子之意欲齊物理和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此是莊子見道淺不奈胷中所得何遂著此論也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此

以己之性能盡物之性也非魚則然天下之物皆然若莊子者可
謂善通物矣
莊子雜辯數千年一人而已如庖丁解牛曰踟躕四顧孔子觀呂
梁之水曰蹈水之道無私皆至理之言也
莊子內篇養生主曰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曰始臣之解牛之時
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
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苦管
反空也因其固然枝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夫大骨也良
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

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逸足容豫自得之意善刀而藏之文惠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達生篇曰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鱉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

道乎日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回水如磨齊也俱入與汨涌波也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

莊子氣豪者呂梁之事言之至者也盜跖言事之無可柰何者雖聖人亦莫如之何漁父言事之不可強者雖聖人亦不可強此言有為無為之理順理則無為強則有為也

呂梁之事見前章盜跖柳下惠之弟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以為盜萬民苦之莊子言孔子往欲說之乃為盜跖所陵侮強辯大斥卒不能化而返此寓言也漁父言孔子遊緇帷之林遇漁

父又走再拜而請教漁父乃責之以離位起亂曰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示之以八疵四患言必去此然後可教傲然自是刺船而長往此蓋道之不同物固難強也此皆寓言假孔子以為重者也

莊子著盜跖篇所以明至惡雖至聖莫能化蓋上智與下愚不移故也

魯國之儒一人者謂孔子也

魯國之儒一人亦莊子之言也

莊荀之徒失之辯

補註曰如莊生詆訾孔子之徒荀子力排性善之說強辯自任

其失孰大焉

佛氏棄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豈自然之理哉

智哉留侯善藏其用

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得一端者也權所以平物之輕重聖人行權酌其輕重而行之合其宜而已故執中無權者猶為偏也王通言春秋王道之權非王通莫能及此故權在一身則有一身之權在一鄉則有一鄉之權以至於天下則有天下之權用雖不同其

權一也

文中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或曰天下皆爭利棄義吾獨若之何子曰舍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若此之類禮義之言也心迹之判久矣若此之類造化之言也

太玄九日當兩卦餘一卦當四日半

補註曰司馬說玄曰易卦氣起中孚除震離兌坎四正卦二十四爻主二十四氣外其餘六十卦每卦六日七分凡得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中孚初九冬至之初也頤上九大雪之末也周而復始玄八十一首每首九贊凡七百二十九贊每二贊

合為一日一贊為晝一贊為夜凡得三百六十四日半益以踦贏二贊成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中初一冬至之初也踦贏二贊大雪之末也亦周而復始凡玄首皆以易卦氣為次序而變其名稱中者中孚也周者復也礥閑者屯也少者謙也戾者睽也餘皆倣此故玄首曰八十一首歲事成貞測曰巡乘六甲與斗相逢曆以紀歲而百穀時雍皆謂是也

卦氣除坎離震兌　玄首八十一

坎

中孚 冬至 ䷼　中 𝌆 天 一方 始 州 一部 一家 始

復 ䷗　周 𝌇 二家

屯 小寒 ䷂　礥 珍切 𝌈 三家

閑 𝌉 始 二部 一家

謙 ䷎　少 𝌊 二家

睽 ䷥　戾 𝌋 三家

升 大寒 ䷭　上 𝌌 始 三部 一家

干 家

臨 符 奔踔 家

小過 音春 羨 中二州部 忠 家

差 家

蒙 童 家

益 增 中二部 家

漸 霡 銳 家

泰 達 家

震

需 驚蟄 ䷄

隨 ䷐

晉 ䷢

解 春分 ䷧

大壯 ䷡

豫 清明 ䷏

交 ䷊ 數終三部家

奕 ䷄ 三家

復 ䷗ 三家

從 ䷐ 終始 終二州部家

進 ䷢ 家

釋 ䷧ 家

格 ䷡ 終二部家

夷 ䷣ 二家

樂 ䷏ 三家

訟 爭 綵三部家

蠱 務 二家

事 三家

革 需 更 地 二方一州一部家 下下

夬 斷 二家

殺 三家

旅 賁 菜 下中二部家

師 衆 二家

卦	卦畫	首	首畫	位
比	䷇	密		三家
		親		下上 三部家
小畜（小滿）	䷈	斂		二家
乾	䷀	彊		三家
		睟		中下 中 二州一部家
大有（芒種）	䷍	盛		二家
家人	䷤	居		三家
井	䷯	法		中中 三部家

雜

咸 夏至

姤

鼎 小暑

豐

渙

履 大暑

應 二家

迎 三家

遇 中上三部家

靁 二家

大 三家

廓 上三州一部家 卡

文 二家

禮 三家

遯　恒（𥡴）　節　同人　損（虛著）　否

逃　唐　常　度　永　昆　減　唫　守

廿二部一家　二家　三家　廿三部一家　二家　一家（思內）　人　三方一州一部家（思）　二家　三家

巽 皐

翕

墨二部一家

萃

聚

一家

大畜

積

三家

兌

賁 婺

飾

縣三部家

疑

一家

觀

視

三家

流

福州一部一家 福小

歸妹 蹇

內

一家

无妄　去　彖

明夷　晦　噬部　彖

背

困　霜降　窮　彖

剝　割　蘉三部　彖

止　彖

艮　亥　堅　彖

既濟　咸　禍　州部　禍隆　彖

噬嗑 ䷔　大過 小雪 ䷛　坤 ䷁　未濟 大雪 ䷿　蹇 ䷦　頤 ䷚

闘 切 　家

失　三家

劇　禍中二部家

馴　家

将　三家

難　禍極三部家

勤　家

養　三家

踦補半月夜數

羸補四分日之一

卦氣一爻當一日餘五日四分日之一每日以八十分分之得
四百二十分六十卦每卦得七分故一卦當六日七分
發微曰太玄數始於三太玄即太極也以象君位三方即天地
人也以象三才曰天玄地玄人玄三方象三公一方有三州凡
九州象九卿一州有三部凡七十二部象大夫立天道曰始中
終立地道曰上中下立人道曰思福禍易占以變玄占以通玄
之首贊皆本五行自中而周以至於養中爲一水周爲二火礥

為三木闔為四金火為五土㢱又為六水上又為七火干又為
八木㢱又為九金數止於九自義而起又為一水此以後皆然
每首九贊九贊之中初一亦屬水次二屬火次三屬木次四金
次五土次六又屬水次七又屬火次八又屬木次九又屬金諸
首中以五為君為一首之主亦如易卦以五爻為主也玄中首
一陽生對應首一陰始八十一首皆相對待奇首陽偶首陰奇
對奇偶對偶所主不同而相反玄序曰巡乘六甲與斗相逢此
玄起曆之大旨玄有奇滿猶斗有閏月也八十一首自中而起
每首必指月星日入之度而皆以斗為主蓋時之易正而可見

者斗曆之難明而易差者閏氣朕與斗相迎既無差忒則閏正而曆正矣辯正曰寧按揚子雲之學程子大槩不取謂子雲作太玄本要明易却尤晦於易眞屋下架屋床上疊床無益也龜山楊氏亦曰子雲作太玄只據他立名便不是既定腳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不知如何相錯得八卦所以可變而爲六十四者只爲可相錯故可變耳惟相錯則其變出於自然也朱子曰聖人說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甚簡易太玄却說得支離如他立八十一首却是分陰陽中間一首半是陰半是陽若看了易後去看那玄不成物事

至如焦延壽易也不成物事人說焦延壽卦氣不好是取太玄不知太玄却是學他又曰天地間只是陰陽二者而已便會有消長今太玄有三箇了如冬至是天元到三月便是地元七月便是人元夏至却在地元之中都不成物事太玄甚拙處是方底物他以三數乘之皆筭不着又曰太玄之說只是老莊康節深取之者以其書亦挨傍陰陽消長來說道理窮詳朱子於子雲固有所取然辨而非之者亦多則子雲之學可知矣

揚雄作玄可謂見天地之心者也

邵氏伯溫曰揚子雲知易之本以作玄始于中首象中孚次以

周首象復中者天下之大本所謂天地之心也故其首解曰陽氣潛藏于黃鍾之宮信無不在其中天地之道可謂至信矣所謂信者有以見天地之心乎在人則誠也故天地聖人之心至信至誠悠久而不息所以為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也

洛下閎改顓頊曆為太初曆子雲準太初作太玄凡八十一卦九分共二卦凡一五隅一四細分之則四分半當一卦氣起於中心故首中卦

補註曰顓頊曆者顓帝本連山首艮之易而作也祖河圖數十衍為百百分四箇二十五以應天數四分度之一也秦用此曆

建亥爲正至漢武帝改爲太初太初者武帝即位唐都洛下閎等所作也以建寅爲正太玄者漢揚雄所作也與太初顓頊曆和應太初以八十一爲日法者九九也太玄以七十二爲日法者八九也太初以三十二爲秋法者八四也太玄以三十六爲秋法者九四也以玄比初分於九而減一秋於九而加一同得二千五百九十二秋始雖異而終則同朱子又曰太玄擬易司馬說玄亦曰易與太玄大抵道同而法異易畫有二曰陽曰陰玄畫有三曰一曰二曰三易有六位玄有四重易以八卦相重爲六十四卦玄以一二三錯於方州部家爲八十

一首易每卦六爻合為三百八十四爻玄每首九贊合為七百二十九贊皆當期之日易有元亨利貞玄有罔直蒙酋冥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玄天地之策各十有八合為三十六策地則虛三用三十三策易揲之以四玄揲之以三易有七九八六謂之四象玄有一二三謂之三摹易有彖玄有首易有文玄有贊易有象玄有測易有文言玄有文易有繫辭玄有攡瑩掜圖告易有說卦玄有數易有序卦玄有衝易有雜卦玄有錯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皆本於太極兩儀三才四時五行而歸於道德仁義禮也九分九日也經曰掜擬之九日平分范

氏註曰玄一首四日分則有餘二首九日則平故曰九日平分也

曆不能無差今之學曆者但知曆法不知曆理能布算者洛下閎

也能推步者甘公石公也洛下閎但知曆數楊雄知曆法又知曆

理

書曰日短星昴以正中冬蔡傳曰按此冬至日在虛昬中昴今

冬至日在斗昬中壁中星不同者盖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

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

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由唐一行所謂歲差者

是也古曆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修改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為天為天以歲為歲乃立差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為太過乃倍其年而又反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七十五年為近之然未為精密也

五星之說古未有聞虞書但曰撫于五辰而已至甘石則盡露矣石申魏人著星經甘德亦同時星有三色所以別三家之異出於石者赤出於甘者黑出於巫咸者黃紫宮中外諸星亦出三家總數三百八十三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其旋於渾家者惟天極北斗二十八舍為占候之要其餘載者所以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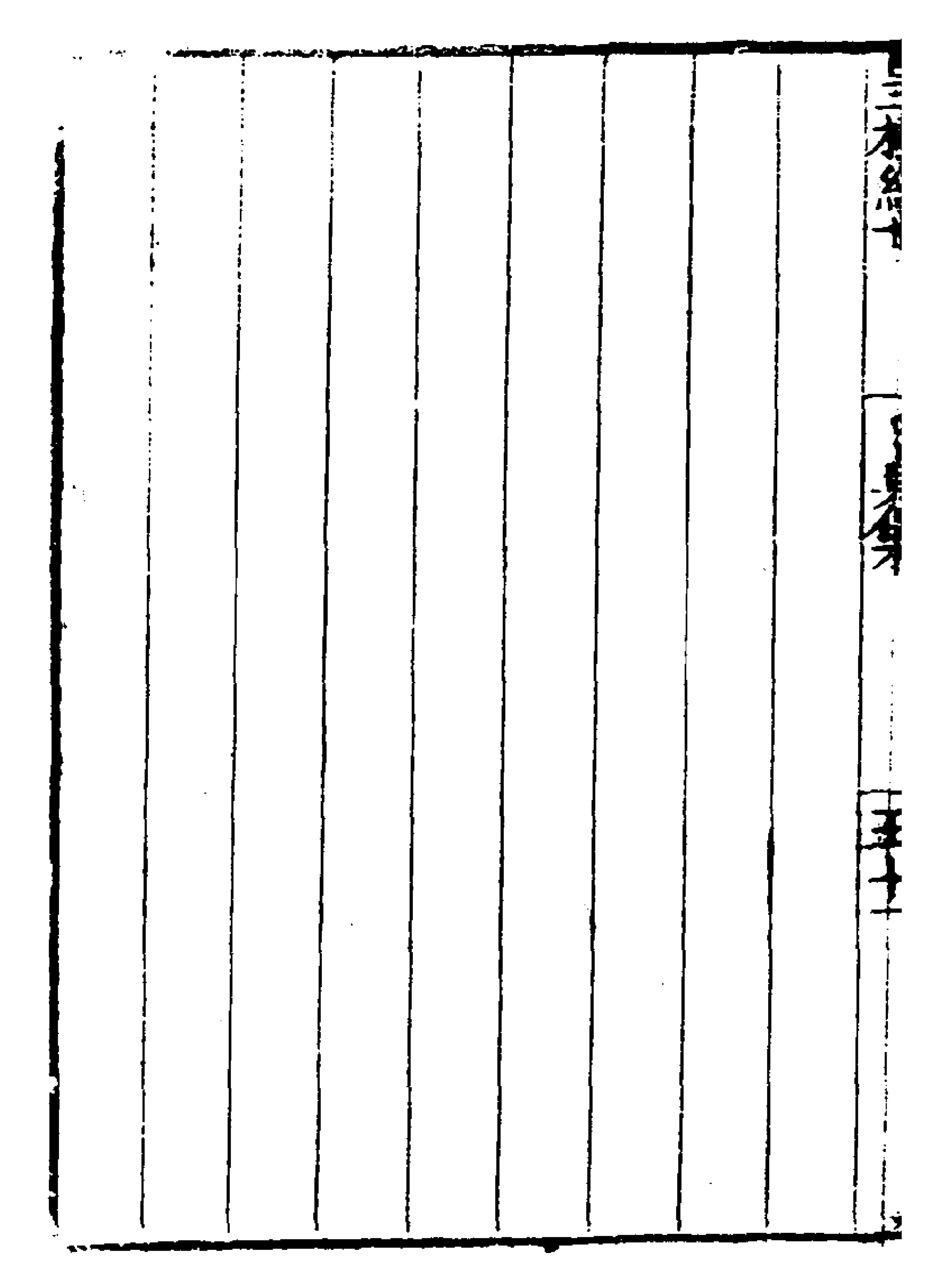
上象之全體而已

素問陰符七國時書也

補註曰素問八十一篇陰符上中下三篇世傳皆黃帝之書也集覽曰陰符經名據李筌撰序云得此經於嵩山石壁中或謂爲黃帝之書受於廣成子又云受之玄女或云黃帝與風后玉女論陰陽六甲退而自著其事蔡氏序云陰符三百言李筌得於石室中云寇謙之所藏出於黃帝河南邵氏以爲戰國時書程子以爲非商末則周末世數久遠不得而詳之

素問密語之類於術之理可謂至矣

補註白玄珠密語啓玄子之所作也其大要皆論五運六氣



至理之學非至誠則不至

物理之學或有所不通不可以強通強通則有我有我則失理而入於術矣

物理之學以數觀物者也若太玄經世筭數是已

言發於真誠則心不勞而逸人久而信之作僞任數一時或可以欺人持久必敗

天地日月悠久而已故人當存乎遠不可見其近智數或能施于一朝蓋有時而窮惟至誠與天地同久天地無則至誠可息苟天地不能無則至誠亦不息也

為學養心患在不由直道去利欲由直道任至誠則無所不通

天地之道直而已當以直求之若用智數由逕以求之是屈天地而循人欲也不亦難乎

人心內重內重則人輕苟內輕必外重好利好名無所不至

義重則內重利重則外重

凡處失在得之先則得亦不喜若處得在失之先則失難處矣必至於隕穫

天下之事皆以道致之則休戚不能至矣

事無大小皆有道在其間能安分則謂之道不能安分謂之非

道

人之為道當至於鬼神不能窺處是為至矣

邵子曰思慮未起鬼神未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

凡人之善惡形于言發于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諸心發于慮

鬼神已得而知之矣此君子所以慎獨也（又云思慮一萌鬼神得而知之矣故君子不可不慎獨）

發微曰中庸曰君子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此

固君子謹獨之學上不愧于屋漏也然謂之思慮未啓即喜

怒哀樂未發之時鬼神不得以窺其際矣故曰不由乎我更

由乎誰蓋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迹雖未形而機則已動雖已

所獨知人所不知而鬼神已知之矣是以君子慎獨不待着
于言行常若鬼神之臨乎其上不敢有一毫妄念動于中也
人之畏鬼亦猶鬼之畏人人積善而陽多鬼益畏之矣積不善
而陰多鬼弗畏之矣大人者與鬼神合其吉凶夫何畏之有
發微曰左氏鄭人相驚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從或夢
伯有介而行曰予將殺帶又殺段也國人益懼子產立公孫
洩以撫之乃止曰鬼神有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晉趙景
問曰伯有猶為鬼乎曰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
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憑依於人以為淫厲況良

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其用事也宏其取精也多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唐孔氏曰謂其居高官而任權勢奉養厚故用物精多而魂魄強或問先儒言鬼神之事道有又無今左氏所載不可謂無矣朱子謂人稟天地之氣終有散時特散有遲速爾其精神所到上動于天昔荊軻慕燕丹之義而白虹貫日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策而太白食昴漢殺孝婦而三年大旱晉殺一無罪都數而血逆流于柱如齊景公宴梧丘之鬼漢王氏雪鵠亭之冤史氏所載皆不可誣也愚請各條其說曰陰陽二氣散在兩間絪

目無非鬼神者不隨他地頭去分別則混為一區幽明或亂而人道不立矣故在天為日月星辰風雨霜露四時寒暑必有鬼神行乎其象後然可見書所謂禋于六宗是也自當作一類看在地則五嶽四瀆山君川后能出興雲雨以助化工不可謂無武成所謂所過名山大川是也當自作一類看有功德在民載在祀典如昌黎所謂句龍后稷以功夫子以德為聖為賢歷萬世而不可磨滅者當自作類看如人死曰鬼氣已散了子孫精神聚處則祖者來享魯論所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豈特士祭其先為然自天

子至於庚人皆有等級分劑不可踰越當自作一類看下而至於山夔土羵水魁木妖無鬼有論而怪興蘆菔諸因而躬對不可不信也或懸顙所箕或生霆起鶴天地間自有此等遊魂鬼術足以惑人不可謂無但非其正亦當自作一類看分類既精而析理甚明則谷永所謂明於天地之性而不惑於神怪昔人所謂以道治天下則其鬼不神術身之道得矣人之一身鬼神之會也只這軀殼在此裏而內外無一非天地陰陽之氣此心纔動便應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師吾其性吾心正則邵公平正宜底鬼神

自相應一有不正則彼之遊魂戾氣亦相糾結而不可解矣朱子曰如魚在水死面水即他肚裏水鱖魚肚中水便是鯉魚肚中水斯言雖小可以喻大後世妖淫浮祀之說興而吾心鬼神之德荒矣嗚呼悲哉

循理則爲常理之外則爲異矣

能循天理動者造化在我也

得天理者不獨潤身亦能潤心不獨潤心至於性命亦潤君子之學以潤身爲本其治人應物皆餘事也

一國一家一身皆同能處一身則能處一家能處一家則能處

一國能處一國則能處天下心為身本身為家本家為國本國為天下本心能導身苟心所不欲身能行乎

君子處畎畝則行畎畝之事居廟堂則行廟堂之事故無入不自得

變從時而便天下之尊不失禮之大經變從時而順天下之理不失義之大權者君子之道也

歛天下之智為智歛天下之善為善則廣矣自用則小

人患乎自滿滿則止也故禹不自滿假所以為賢雖學亦當常若不足不可臨深以為高也

人必有德器然後喜怒皆不妄為卿相為匹夫以至學問高

天下亦若無有也

無德者責人怨人易滿滿則止也

人貴有德小人有才者有之矣故才不可恃德不可無

經綸天下之謂才遠舉必至之謂志并包含容之謂量

判割者才力也明辯者智識也寬弘者德器也三者不可闕

一人苟用心必有所得獨有多寡之異智識之有淺深也

事必量力量力故能久

聖人[illegible]利物而無我

易地而處則無我也

聖賢惟無我故易地則皆然

不我物則能物物

以物喜物以物悲物此發而中節也

此因其可喜而喜之可悲而悲之悲喜在物已無與焉故

曰以物喜物以物悲物

人智強則物智弱

夫弓固有強弱然一弓二人張之則有力人以為弓弱無力

者以為弓強故有力者不以己之力有餘而以為弓弱無力

者不以己之力不足而以為弓強何不思之甚也一弓非有強弱也二人之力強弱亦同也今有食一杯在前二人大餒而見之若相讓則均得食矣相奪則争非徒争之而已或不得其食矣此二者皆人之情也知之者鮮知此則天下之事皆如是也

金須百鍊然後精人亦如此

今有人登兩臺兩臺皆等則不見其高一臺高然後知其卑下者也

室中造車天下可行軌轍合故也苟順義理合人情日月所

由行之路不可不寬寬則少礙

能醫人能醫之疾不得謂之良醫〻〻人之所不能醫者天下之良醫也能處人所不能處之事則能為人所不能為之事也

良藥不可以離手善言不可以離口

太羹可和玄酒可漓則是造化亦可和可漓也

言當順其自然不可妄加人為以害天真也補註曰大羹肉汁不致五味太羹太古之羹食味之本也玄酒即明水也按周禮司烜氏以鑒取明水於月古者無酒以水行禮

因謂水爲玄酒漓與醨同以水澤糟曰醨〻薄酒也

自然而然者天也唯聖人能察之效法者人也若時行時止

雖人也亦天也

人謀人也鬼謀天也天人同謀而皆可則事成而吉也

易繫辭傳曰天地定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鬼

謀謂問之於易也易具造化之理而顯之於蓍鬼神之道

也

事無巨細皆有天人之理修身人也遇不遇天也得失不動

心所以順天也行險僥倖是逆天也求之者人也得之與否

天也得失不動心所以順天也強取必得是逆天理也逆天理者患禍必至

天之孽十之一猶可違人之孽十之九不可逭

天道之變王道之權也

補註曰天道之變無一定之氣猶王道之權無一定之法也或曰皇帝王霸天道之變也道德功力即王道之權也為治之道必通其變不可以膠柱猶春之時不可行冬之令也

用兵之道必待人民富倉廩實府庫充兵強名正天時順地

利得然後可舉

天時地理人事三者知之不易

學以人事爲大今之經典古之人事也

學不際天人不足以謂之學

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

記問之學未足以爲事業

凡人爲學失於自主張太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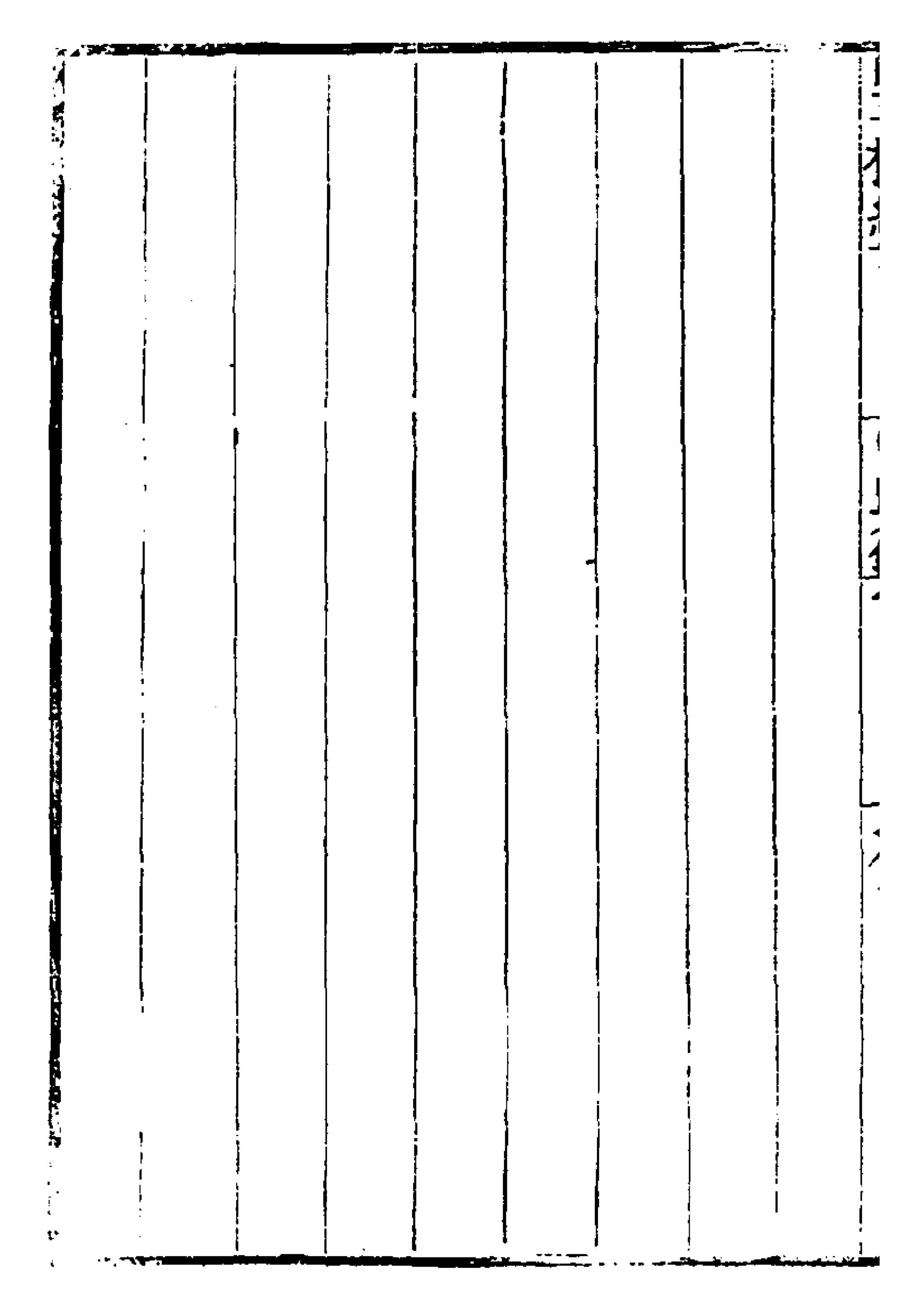
學在不止故王通云沒身而已

右先子既捐館得之於門人故舊所記平昔話言尚

恐傳錄之際不能無差然亦定以發明成書曰名之

曰觀物外篇云男伯溫謹題

皇極經世觀物外篇釋義卷之四終



觀物外篇釋義跋

南湖先生邃於易學多所著述先生仲嗣九正與予筆研交得縱觀之惜其猶有未傳者乙丑計偕乞

恩署昌樂教事

郡侯杜公語及先生釋義已梓於郡堂但歲久腐闕爰命校之補刻完帙以嘉惠四方先生諱本字子華正德辛未進士第二人世居月湖時人稱為南湖先生守愚子其別號云

後學四明董國俊識